



► 里北部
热兹指挥法军突进马图 视觉中国



► 保尔·热兹上校

为总部负责的团长

“波洛”的本名叫保尔·热兹，来自美丽的“法兰西玫瑰城”图卢兹，他熟知英语和西班牙语，善于交流，掌控能力强。1988年，热兹考入与美国西点齐名的法国陆军圣西尔军校，三年苦读后于1991年以“及格成绩榜”第一名毕业。爱冒险的他自愿到海外服役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，2004年以少校军衔考入CID，这是法国军官晋升上校继而身披将星的必经之路，2005年毕业，并到法国陆军第21海上陆战团任职，翌年7月因工作出色晋升陆军中校，受到总参谋部通报表扬。

2012年7月，热兹当上第21团团长，晋升上校，总部对其评价是“勤于思考，性格坚毅，执行上级命令坚决”。因为这些特质，热兹在2013年1月被委任为法军干预马里的“薮猫行动”战术指挥部指挥官（即战场指挥官），指挥以第21团为主力的法军与极端组织激战，并直接向巴黎战略司令部负责。

第21团历史悠久，曾在1940年6月阿尔戈涅战役中与纳粹德军血战到底，几乎全团尽没，但用牺牲和尊严保住了团旗。第21团秉承“扼制敌喉，绝不松手”的团训，坚持从难从严训练部队，擅长登陆机动、（直升）机载突击等作战行动，是法国陆军20个海上陆战团中战斗力最强的团。基于这些原因，当法军2013年发起“薮猫行动”时，第21团首当其冲，来到马里反恐最前线。

“法国大侦探波洛”

我和他是CID第12期（2004—



■ 法军配备的米兰导弹图 视觉中国



学，因为我在A系（因系主任来自陆军，也称“陆军系”），他在B系（因系主任来自空军，也称“空军系”）。熟悉后，他常对身着中国空军制服的我说：“咱俩该对调一下才对。”我回答：“对调了就不是联合作战了呀。”

虽分属两个系，但因为教学前期共同课很多，各国学员多集中到福熙元帅多功能大礼堂听课，所以我们常碰面。有一次课间休息，大家走了个对面，他一笑：“Salut, la Chine（你好，中国）！”我对他没有像有些法国军人那样把我错认成日本人很感兴趣，他又一笑：“郭，您一看就很中国！”

“波洛”，我是这样叫他的。大家原本叫他的昵称“保罗”。一次，我对他说，不如叫“波洛”吧，一则“波洛”与“保罗”发音近似，二则“比利时大侦探波洛”在中国妇孺皆知。“是吗？那我岂不是法国大侦探了？Up（就这样）！”后来，他四处纠正别人，让人家改口：“我是法国大侦探波洛！”

“我在思考！”

身材魁梧的“波洛”常以微笑示人，不过，有一次在专门举行大型官方活动的荣誉院里，我看到他独自端坐在17世纪的塑像脚下，犹如另一尊塑像。后来问及此事，他严肃地回答：“我在思考。”

“学习思考”是CID的院训，其前身巴黎军校自从1751年成立起，就被确定为“培养未来军官秉性，也培养其才智和品质”的场所。1784—1785年，少年拿破仑在此苦读，在同学们戏耍玩闹时，他要么亡枪冥思，要么用枪刺在墙上刻画炮兵射击公式。不敢说“波洛”日后能和名震欧洲的拿破仑比肩，但足以说明在当代信息化联合作战中，他正自觉研修现代军人的必修课——“学习思考”。

“中国会不会像美国那样？”

CID第12期学员中，除法国各军兵种的110名少校、中学校员外，



▲ 法军第21海上陆战团团徽

家的210名少校至准将学员。整个学年，院方选择英国、德国、美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中国和巴西学员在全体师生面前做各自国家的国防政策介绍，答疑解惑，并邀请相应国家驻法武官旁听。

“中国国防政策介绍”大受欢迎，不仅第12期全体师生（包括院长）悉数到场，连处于语言强化阶段的第13期外军学员也来旁听。活动结束后，大家涌到台前与我握手祝贺，待人群散去，我看见“波洛”在不远处等着。与其他人不同，他的第一句话不是“祝贺”，而是直截了当：“中国会不会像美国那样？”他的疑问是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发展，但经济发展了，对世界市场的需求和冲击，对能源特别是对石油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，这可能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战，进而可能凭借武力解决。“美国攻打伊拉克，不就是‘坦克占油田’的例证吗？”他的担心在欧洲学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。

我向“波洛”解释：中国人曾七下西洋，促进对外贸易，有谁见过中国人跑到哪一国抢财夺地，倒是中国近现代史上，列强三番五次打进中

2013年至今，法国应马里政府之邀，出兵打击极端组织。出于军人的本能，我对这场“非传统作战”很感兴趣，想看看法军如何在远离本土的非洲



■ 法军第21团整装待发图 视觉中国

国追求和平发展。我知道这些话不可能完全消除“波洛”的疑虑，但从其与中国学员的亲切交往中可以感到，“波洛”眼里的中国和美国不一样。

背水一战才有机会

CID整个学年举行过六次大规模推演，主题均为法国单独或与盟国联手，实施军种联合或多国联合的作战行动，对别国实施军事干预或军事打击，保护法国侨民及法国利益。第六次演习是军种和多国联合演习（CJEX），具有较高密级，只允许欧盟学员参加，并邀请英国军校学员代表团参与对抗，我们非欧盟国家学员被院方有意支开，组织去参观拿破仑时代的古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场。

一周后返校，我被指定参加欢送英军代表团宴会，巧的是，“波洛”与我及三个英军被安排坐在一桌。席间，“波洛”和一个英军少校以争论的语气探讨着上午才结束的CJEX兵力部署环节。

作为演习守方的英国人说，如果他处在“波洛”的攻方位置上就不会那样做，因为那意味着一旦判断失误就没有补救机会了。“波洛”回答得很坚决：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只有背水一战，才有突袭成功机会，“你们不正是被我们的突袭打个措手不及吗？”交流中，“波洛”多次重复的一句话让作为旁听者的我印象很

指挥作战。上网一搜，2013年率先进入马里的法军指挥官怎么如此眼熟，原来他是我在法国三军防务学院（CID）的同学“波洛”！看着照片，我的思绪被拉回到过去……



■ 法军第21团整装待发图 视觉中国

深：“为打胜仗而受训！”

事后，他告诉我，“为打胜仗而受训”是拿破仑为圣西尔军校颁发的校训，这一理念早在17年前就沁入他的思考中——三年苦读后，他成为圣西尔军校91届毕业生。“也是在演习中，因为坚持观点不肯退让，我被教官狠批一通，毕业时给我一个‘及格’，但把我排在‘及格大军’第一名！哈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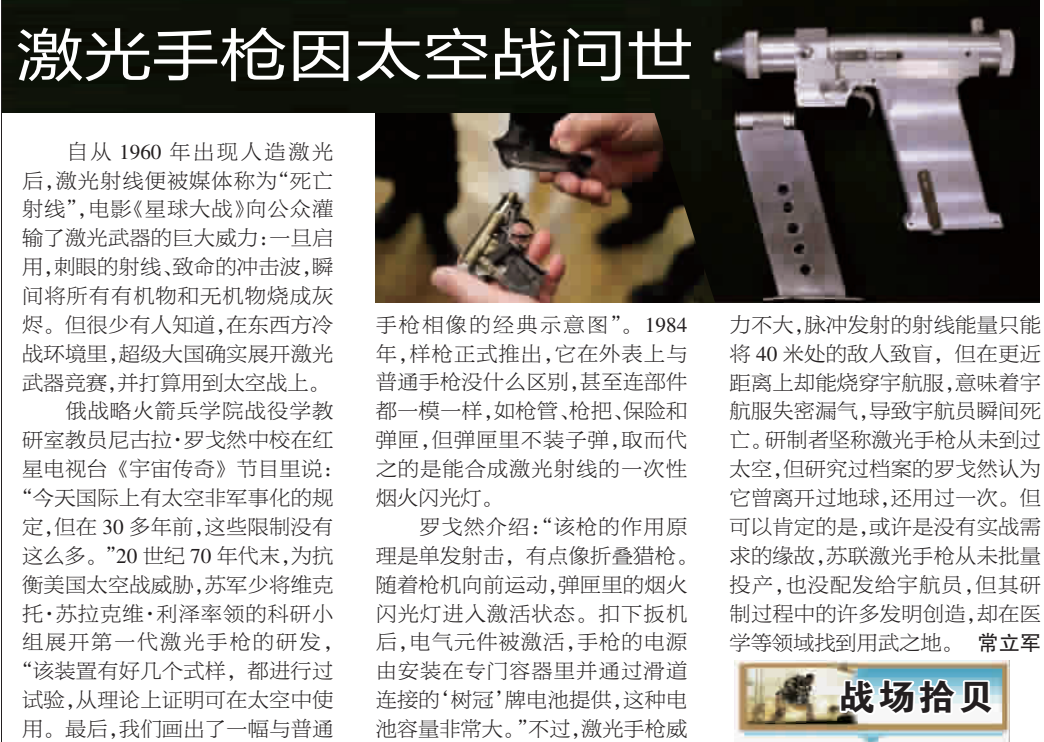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儿有挑战性！”

CID第12期毕业典礼结束后，各国学员依依惜别。“波洛”从人群中挤过来，“郭，留个纪念吧！”一枚法国陆军海上陆战团帽徽躺在他那厚实的手掌里，我接过来时，有点汗湿的感觉。“我已申请去乍得，到那里的法军‘雀鹰部队’工作，那里有挑战性！”笑了笑，他转身离去，宽实的军装后背被时近七月骄阳晒出的汗水湿透了一片，这是“波洛”给我留下的最后也是最深的影像。

身体健硕，笑容亲切，善于沟通；思想独立，个性坚毅，行为果敢。这就是我印象中的“波洛”。马里反恐战事迄今已持续多年，“波洛”等法国军人当年的“受训”就是为了今天能“打胜仗”。“波洛”同学，“bonne chance（祝好运）”！郭效东



我看外军



自从1960年出现人造激光后，激光射线便被媒体称为“死亡射线”，电影《星球大战》向公众灌输了激光武器的巨大威力：一旦启用，刺眼的射线、致命的冲击波，瞬间将所有有机物和无机物烧成灰烬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东西方冷战环境里，超级大国确实展开激光武器竞赛，并打算用到太空战上。

俄战略火箭兵学院战役学教研室教员尼古拉·罗戈然中校在红星电视台《宇宙传奇》节目里说：“今天国际上有太空非军事化的规定，但在30多年前，这些限制没有这么多。”20世纪70年代末，为抗衡美国太空战威胁，苏军少将维克托·苏拉克维·利泽率领的科研小组展开第一代激光手枪的研发，“该装置有好几个样式，都进行过试验，从理论上证明可在太空中使用。最后，我们画出了一幅与普通



手枪相像的经典示意图”。1984年，样枪正式推出，它在外表上与普通手枪没什么区别，甚至连部件都一模一样，如枪管、枪把、保险和弹匣，但弹匣里不装子弹，取而代之的是能合成激光射线的一次性烟火闪光灯。

罗戈然介绍：“该枪的作用原理是单发射击，有点像折叠猎枪。随着枪机向前运动，弹匣里的烟火闪光灯进入激活状态。扣下扳机后，电气元件被激活，手枪的电源由安装在专门容器里并通过滑道连接的‘树冠’牌电池提供，这种电池容量非常大。”不过，激光手枪威



力不大，脉冲发射的射线能量只能将40米处的敌人致盲，但在更近距离上却能烧穿宇航服，意味着宇航服失密漏气，导致宇航员瞬间死亡。研制者坚称激光手枪从未到过太空，但研究过档案的罗戈然认为它曾离开过地球，还用过一次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或许是没有实战需求的缘故，苏联激光手枪从未批量投产，也没配发给宇航员，但其研制过程中的许多发明创造，却在医学等领域找到用武之地。常立军



战场拾贝